



舊厝的土灶

六歲許蜀年搬離牛欄裡舊厝，然後幾年復搬幾輪厝，對生命中第一其厝的印象，趁早已經灰灰濛濛去了。門前汲水的古井、曝蝦米的操場、隔壁纏腳阿婆，著舊厝圍牆外首，許間已經變軍事據點的嫩嫩小學，雖然曾在腦海裡浮光掠影蜀樣地閃現，但是經過歲月輪替，一切都像目前我共故鄉的距離一般，遙遠又如海上點點浪花，乃有耐激起佻儉漣漪。獨獨舊厝厝邊嫩嫩略廚房，經過時空淘洗，外觀看過去已經歪歪斜斜，內部卻保留溫暖，共講不盡故事的古樸土灶，對我來講，伊就像厝的代名詞一般，無斷的牽引著我。

生平的第一其厝，是蜀其花崗岩石屋。著村裡「第一」懸的地方，除去高度，者間厝的莊嚴與氣魄都是共別儂不同。做囡囡細細時候，野稠聽爸孃講，者厝是爸孃蜀粒石頭、蜀粒石頭，慢慢拾轉來。沓、沓、沓起去。冬天、夏季天，無論天氣冷、天氣熱都著去做網、出海、討臘慢慢賺，慢慢積，最後厝才起好。討海儂腹佬一定著食飽，厝恪嫩沒辦法好好安置灶，就著厝邊搭蜀間寮囡，爸孃講：「灶神住得爽快，就會飼飽儂家個郎厝。」

做囡囡時候，嘴底沒饒食，時時企土灶邊討饒食。今旦依爹煮蝦米，就偷偷捏蜀把，丐牆邊慢慢食；明旦依公做老酒，掬兩嘴糯米調糖食。囡囡是菩蠅，無管什饒都愛食，看見土灶著起火煙，趕緊力勞去拾柴。柴拾轉來著起火時候，蜀邊紙仔搵搵，蜀邊嘴吹凸凸，面吹得紅紅膨膨略，也不別是火光紅還是臉紅，種款肯做，就是希望大儂會肯等飯菜煮好「蜀下」，乞儂家煨蕃薯。

鼎片、鐵鍋曲灶前，像是厝裡的魔術師。麵糊由鍋邊輕輕倒下，依孃最出名的鼎邊糊就著眉頭前；依媽的甘包、白丸都是著鼎灶裡變出來；冬天的馬祖風霜會寒人，每蜀個囡囡手指尾、腳掌指、耳都是凍疙，炭燒好「蜀下」拍碎去倒火籠鉢底，把冷霜凍的棉被烘暖，今日甫有蜀暝好眠；古底爸孃沒閒教囡，暝日甫著灶邊乞囡囡洗臉、洗手，嘴邊都是好好交代囡囡著有家道，待人做事計著有禮貌，做囡囡的著靜靜聽，也著記定定。

記憶中，厝裡每蜀日一定著使許蜀其嫩嫩、矮矮的土灶。土灶雖然靠牆邊，看起來無形無款，卻是厝裡最重要的地方。土灶飼養儂家蜀厝，灶邊火光的溫暖，也燒熱了每蜀隻儂。土灶不是瓦斯爐蜀點就著，伊總是需要儂好好略伺候、慢慢略等，才肯乞儂家使用。因為等待，也經過囡囡滿滿的期待，所有的饒就變得美麗而記憶深刻。

土灶行過我的生活三十年後，因為老厝重起復乞大家儂注意。往日幸福的味，復飄送邁家人的心裡。缺角的土灶，在歲月的洗禮下出現斑駁、古樸的樣式，共舊屋翻新的氣象，形成一股看起來不相配的形款。但是，伊是蜀厝儂保留故事的相簿，乞儂家日暝作夢回憶的材料。

創作理念

前年冬天，帶稚子回馬祖娘家，度過一個溫馨愉悅的假期。母親帶我們到兒時居住的花岡岩石屋參觀。石屋年前翻新給表哥一家人居住，翻新後保留石屋外觀與結構，屋外的小土寮也一併留著。土寮間有一個小小土灶，牆邊鑽出許多馬祖的原生植物—小油菊，在陽光照耀下生意盎然。一家人駐足在石屋外的廣場細數兒時點滴，讓我五歲前生命的記憶一一浮上心頭，身旁的稚子陪伴，恍如時空交錯般，心中悸動不已，成就了本篇散文。

黃英琴

臺北縣莒光國小

